

「我說過要殺妹，你都不聽」

作者：皓心理治療所 / 廖俊傑 臨床心理師兼副院長

【新聞內容：台中市發生 16 歲哥哥殺死妹妹的人倫悲劇，震驚各界！其中很令人不解的是，哥哥用棒子打妹妹後，血濺四處，若沒殺人之意，一般人應該會嚇到收手，但他竟然還將妹妹的頭壓進水裡溺死，…】（蘋果新聞 105.12.28）

殺人與被殺的新聞，或許大家已有所耳聞了，且每隔一段時間，就出現在報章媒體版面上，然後就會有許多的專家學者和通告媒體人出來解析整個事件的內容，宛若親臨現場似的。然而，除了當事人與被害者相關人的親友之外，從來沒有任何一位外人真正的接觸過當事人與被害者。我們這些評論人（包含本文作者在內）也從沒有機會好好的認識過這位當事人與被害者。雖說如此，我們這些心理人仍然可以透過過去的研究和普遍被接受的心理學理論，基於我們人類都有個普同性的特質存在，所以我們仍然可以根據心理學理論及相關研究的發現，看到人類的共通性，包含為何會去傷害他人。

從生物及生理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確實有一部分的人，因為大腦前額葉、包括杏仁核在內的某些神經迴路功能特異，而產生了相關學界所稱的「心理病態」（psychopath）者，也是近些年來不論是影視戲劇甚至是犯罪心理學界相當熱門的話題。心理學家發現在芸芸眾生之中確實有一群人有著特殊的人格型態：「自我中心、時常不理會他人的感受、做事隨興所至、動輒視社會規範如無物…」

談到對「人」的了解，不得不對精神分析的始祖——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肅然起敬，他很早就看透了我們人類內心一直存在著「攻擊」的本能（另一個本能是「性」）。但是，如果僅僅只是根據佛洛伊德的說法，卻又不足以完整地說明，我們人類對於殺害同類與不傷害同類的緣由到底為

何？因為人類並非單純被自己的潛意識影響，更重要的是，我還受到他人、環境、以及自己的腦袋結構、內分泌和賀爾蒙所影響著。

拜現代科技之賜，我們對於自己的大腦有別於百年前的認識(註：當時的佛洛伊德也是位神經科醫師，對於人類大腦也頗有認識的)，美國法隆教授(「天生變態」作者，2016)說道：我們縱使有個與殺人魔大腦相類似的構造、同家族的基因和歷史，但不一定就會成為殺人魔。也就是說，一個人會去殺人或不殺人，不能完全取決於那個人的大腦結構問題(包含了他腦部的內分泌、賀爾蒙、或神經傳導物質)。

「…人類生來就是如此複雜的生物，我們不能片面看待人類的行為、動機、慾望乃至需求，任何將之簡化為絕對的做法，都無益於人們對於真相的發掘。我們並非簡簡單單的好人或壞人、對的人或者錯的人、善良的人或者心懷惡意的人、溫良的人或者危險的人。我們不只是基因的產物，並且科學也只能解釋人類天性的一部分。」(詹姆士 法隆，2016)。法隆教授在「天生變態」一書中以自傳的方式揭露了自己擁有殺人魔的基因、類似的大腦結構、和血腥的家族史，同時也坦露了不為人知的內心點點滴滴，冒著可能眾叛親離的局面，仍然想要這個社會願意去接受他這個不完美的人。最後，他還說：「真正優良的教養，可以戰勝先天不足的基因。我們可以透過行為因素、基因因素、後天因素、精神病學因素和社會因素去改善環境，再給予那些容易受到影響的孩子多一點愛。」

這次的社會事件，除了不斷地去追究到底是誰的錯誤、應該歸屬誰的責任之外，我們是否可以再想想，我們還能給予孩子什麼樣好的成長環境和榜樣。也許我們該想想，在教養小孩應該要禮讓或容忍他人造成自己的不方便、不舒服的過程裡，自己在面對同樣或類似的情境時也會怎麼做？還是一昧的要求孩子去做到連自己都做不到的標準？我們除了不斷的要求社會是個無毒、無害、無汙染的環境，去歸因什麼樣的因素造成了什麼樣的壓力與心理疾病外，是否我們也同時忽略了人類的韌性、復原力也是重要的特質之一？回到本次事件的加害者上面，我們捫心自問我們真的夠

瞭解了這位加害者了嗎？除了趕快將過錯歸咎清楚外，我們是否還可以多一點什麼，讓將來或現在已經遊走在心理病態邊緣、灰色地帶的孩子們，不會朝更壞的方向發展。